



单位

□李晓

接连几天的深夜梦境里，出现单位里一个年轻同事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与我办理退休前夕的交接，我凝视着那间简朴干净的办公室，凝视着那张浸透包浆的办公桌，心里是那样的不舍。

我被这样的梦惊醒，胸口有疼痛袭来。突然发觉，我对单位的感情日渐深沉，单位是一棵树，我在这棵树下触满了根须，一旦真的离开，有连根拔起的痛楚。

其实我离退休还有几年，但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常常想象自己离开单位后的情景，我将与不断新陈代谢的同事变得生疏起来，一杯在单位泡了30多年的茶水，将在日子里变得越来越寡淡。

刚来这家单位时，我才18岁。30多年的时光如流水潺潺而过，日子与日子的重叠累积成命运，我在单位的时间，也构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。

那一年，我在省城一家报刊上接连发表文章并获得大奖。当我把发表文章的报刊与获奖证书送到单位领导办公室，殷切期盼着领导给我打赏的言语，领导随便翻翻后说：“哎呀，小李，我们这个单位不是养作家的，你还是要做正经事、务正业，你要把公文写好，多报道单位的先进事迹。”

我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
前年，这个领导患病去世，我和当年同事结伴去了他灵堂，我鞠躬悼念，望着他有些严肃面孔的遗像，我在心里对他说，我听了你的话，写了多年公文，报道了单位的先进人物、工作成效，也写了不少文学作品。我还想告诉他，从青丝满头到两鬓泛霜，我在单位迎送了来来往来的很多同事，我其实一直蹲守在自己内心幽静的田园里，但偶尔也有内心的动荡，迷茫的烟云腾起。

曾经，我也觉得在一个单位里陷入的困顿，比如公式化的刻板，比如无形之中的碾压，比如幽幽暗暗中蛛网一般理不清的人际关系。人性里潜藏的东西，有时在单位里确实能够得到集中显影。有一年，我冲动之中写了辞职书，决意到省城一家媒体单位求职。父亲得知后，苦苦哀求，半夜从门缝里给我塞进来一封蝇头小楷的信：儿啊，你就在单位好好工作下去，爸也不再要求你当上啥科长主任了，平平安安一辈子就好……

我最终听了父亲的劝告，去领导办公室收回了辞职书。魁梧的领导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说：“年轻人，不要冲动行事啊。”

父亲是老家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，谨小慎微地在单位工作一直到退休，在单位办理退休手续那天，同事们为父亲开了一次欢送会，纷纷发言称赞父亲平时工作的认真真、一丝不苟，回忆起父亲关心帮助年轻同事的诸多细节。

父亲感动得泪水涟涟。

单位给父亲送了一个茶杯、一床毛毯作退休纪念。父亲用那个茶杯喝了接近24年的时间，家里老床上，父亲用那床毛毯和母亲拥被而眠了差不多24年时间，直到他84岁那年从老街启程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父亲去世以后，他往日单位里的一些老同事搀扶着、相约着前来悼念父亲，我感动不已。有单位真好，它收纳吞吐着一个人的人生，它给了一个人一个饭碗，也是人情烟火升腾的地方。

对单位这种朴素的感情，进入中年岁月后体验得更深。年少时渴望年老，一旦到了中年岁月，感到日子如白驹过隙，岁月这把一直悬在半空的老刀把敏感的心刺得好疼。特羡慕那些刚进单位的年轻同事，他们表面谦逊的背后埋伏着一颗事业激荡的心，他们有无限期许的未来。

一天晚上我在单位加班，探头去望窗外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昏黄灯光下晃动，定睛一看是单位前不久才退休的周大哥。我招呼周大哥进办公室来坐一坐，他告诉我，不用了，“我就是来单位大门外走一走，心里才觉得踏实”。

这些年，我才发现以前对单位的理解，存在着狭隘的心思，存在着格局不大的小家子气。直到有一天站上高楼，我才发现，同事们身体的漫漫气流、精神的悠悠气场，在这幢不起眼的小楼里一直散发着，融入了我的生命，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。

(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“一碟九香屁巴虫，胜过佳肴满蒸笼”

食虫记

□文猛



盛夏，郊野田园里，瓜棚豆架上，葱茏林木间，随处可见屁巴虫踪影。这种青黛甲壳虫，拇指盖般大小，能飞善爬，灵快异常，看上去本没有什么奇特地方，但摸上去就有奇特之处啦，只要你一触到这虫，它会从尾部放出臭气来，奇臭无比，民间称为“打屁虫”“屁巴虫”。

有臭气，自然就不会与吃摊上关系，可是突然有胆大者把这东西炒来吃，居然发现这东西特别好吃，而且还有医生确认的多种滋补作用，于是就有人捉来很多屁巴虫炒来吃。俗语说“一碟九香屁巴虫，胜过佳肴满蒸笼”，就说的这个事。

我小时总讨厌其放屁和屁巴虫之俗名，不敢吃，害怕臭死我。去年秋天去嘉陵江边采访，却见江边古镇青石板老街上，居然有人专卖此美食，买了用纸包着揣入衣袋中，边走边吃，连嗝带嚼，别有情趣。问当地人，当地人说过去吃屁巴虫的年代是因为太穷，大人小孩难得吃上顿好的，就捉来屁巴虫炒着吃了算是打牙祭。后来有些专事研究的人说，屁巴虫药用价值高有九香虫之称，是大补之物。

翻阅医药书籍，《本草纲目》上面说：“九香虫，状若水龟，身青黑色，至冬伏于石下，土人多取之，以充人事。到惊蛰后即飞出，不可用矣。气味咸，温，无毒。主治膈脘滞，脾肾亏损，壮元阳。”

还真不是吹的！

我开始后悔小时没吃此物，以致自己气质不够。就讨问九香屁巴虫捉食法，当地人说我运气真好，这正是捉食屁巴虫最好时节。他们把我带到江边，说松软泥沙上，卵石缝隙间，既透气，又湿润，还避寒，成群结队的屁巴虫就聚集蛰伏在这些地方，是它们越冬的最佳所在。

提着铁盒子，扑向卵石，一掀开，里面的屁巴虫正昏昏欲睡，手一碰，它即刻醒来，臭屁立刻放出，双手冲得焦黄。

最好的季节，有最热情的江边上岸渔民指导，收获是必然的，很快就捉了很多屁巴虫，走向渔民家。嘉陵江全域禁渔后，原来的渔民纷纷上岸，他们在岸上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不去询问他们上岸的事情，我们把捉得的屁巴虫放在器皿中，用温热水冲之。屁巴虫突遇大灾，纷纷放屁以求自保，不一会儿热水就冲染成黄水。换水再浸冲之。几番下来，屁巴虫放尽臭气，翅足皆伸，水已清澈，捞起来等水沥干后炒食。浸泡屁巴虫不能心急，选择合适水温，让屁巴虫不至于因为太热或太冷猝死，放不尽肚中之臭屁，在你品尝时会臭得你哭爹叫娘。

炒屁巴虫特别讲究火候，旺火猛烧，虫体顷刻即焦，吃不得，得以微火慢慢炒。屁巴虫刚下锅时虽色泽暗淡，却不必用油，只加点盐就行。慢火焙炒中，虫体开始干燥冒出油来，缕缕异香愈益浓烈，虫体便油晶晶，色如琥珀墨玉，浓香四溢。

我还是厌恶其俗气之名和其难闻臭气，不敢下筷。渔民说，你刚才不是讲了吃过很多虫，怎么遇到九香屁巴虫却口软了，一下激起我勇气，夹起放入口中越嚼越香，的确味美。

当地人说，吃了屁巴虫，补功赛参茸，严冬不怕冷，夜晚不尿床，神奇得很。

吃了九香屁巴虫，是否补身体无法纵比和感受，但其美味却是让人终生难忘。

小小屁巴虫，臭又香，香即臭，臭即香，奇臭与奇香，哲理深着哩！

相关链接

傣家山寨昆虫宴

西双版纳流沙河边的嘎洒乡曼英山寨，会馆并不大，静静地立于流沙河边，也是傣家常有的竹楼。山寨主人请我们在竹林下喝完了竹筒茶，笑着说：“今天我们没饭吃了，专吃虫！”目瞪口呆。

主人把我们请上竹楼，竹桌上早已摆好菜，果然到处皆“虫”。满满一桌昆虫席，除了油炸蚂蚱我熟悉，其他都是第一次亲密接触。

一道酱拌蟋蟀，说是剔去蟋蟀翅膀和内脏，然后刀剃为肉酱，拌上青葱姜末胡椒之类调料，成为紫色糊状。如果不听介绍，谁也不会想到这类似巧克力色的东西会是那弹琴高手的肉酱。

一道知了背肉馅，说是将知了的脚、翅去掉，洗净后，用刀从背上划开，将拌好的肉馅夹进知了体内，用细篾子扎好，放进油锅煎黄而成红光油亮、皮脆肉松、清香诱人的傣家特色菜。

一道酸拌蚂蚁蛋，成为昆虫宴席上的“眼睛”。小的如碎米粒大小，大的如豌豆，外观白嫩，赏心悦目。主人说这道菜因其采集难、药用价值高，可不是想吃就能

吃到的。食用的蚂蚁蛋都是生长在树上的大黄蚂蚁所产，要去取蛋，免不了要承受蚂蚁叮咬之苦，因此傣家民间有“不是强者，休想吃到蚂蚁蛋”之说。

连云港吃豆虫

连云港朋友把我们带到集市上，就有一个摊上放着一只大匾，里面爬满了胖胖的暗绿色的昆虫幼虫。朋友说这就是豆虫，其样儿跟云南竹虫相似，个头比家蚕大，它专吃大豆叶，所以长得很壮硕。朋友说豆虫在初冬休眠前吃过很多豆叶，所以体内积累了大量的脂肪，要是用擀面杖往前一推，还能从尾部挤出如猪脑的黄油，拿回家与鸡蛋共炒、与面粉调匀摊饼或跟白菜烧成汤，味香美得很！挤了黄油的豆虫空壳，在里面填入肉糜，往油锅中一炸，又是一道美味佳肴。

朋友从摊主手中买了些豆虫，大家像刚狩猎收获归家一样，幸福地忙碌起来，我最先抢到擀面杖就要挤黄油，让朋友喝住，说要先用清水洗净，再用开水烫后才挤黄油……

那晚我们用豆虫黄油炒了鸡蛋、摊了面饼，用虫壳填上肉糜炸了大盘，吃得很美，只可惜豆虫买得不多，吃得心中有些欠欠的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能懂的诗

那些花儿

□泣梅

你的心思，在窗台上
被那些花儿表达
有蝴蝶的时候，你想起的旧事
很美好，像风抚摸三月的阳光

我会如约而至，把潮水涌到胸口
那不是命运，屋顶的云是我带来的
我要它在你面前失色
并沿着雪融化的轨迹，主动飘散

夏天就快来到，那些花儿还在模仿你
但香味刺鼻，污染了我的嗅觉
我只恋，纯净的骨子里的香
那才是我们相约的暗号

(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)

